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選唐宋文醇卷四十一至四十三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祝廷堃

御選唐宋文醇卷四十一目録

眉山蘇軾文四

論

御選唐宋文醇卷四十一

眉山蘇軾文四

禮以養人為本論

三代之衰至於今且數千歲豪傑有意之主博學多識之臣不可以勝數矣然而禮廢樂墜則相與咨嗟發憤而卒於無成者何也是非其才之不逮學之不至過於論之太詳畏之太甚也夫禮之初始諸人情因其所安

者而為之節文凡人情之所安而有節者舉皆禮也則是禮未始有定論也然而不可以出於人情之所不安則亦未始無定論也執其無定以為定論則塗之人皆可以為禮今儒者之論則不然以為禮者聖人之所獨尊而天下之事最難成者也牽於繁文而拘於小說有毫毛之差則終身以為不可論明堂者惑於考工呂令之說議郊廟者泥於鄭氏王肅之學紛紛交錯者屢歲而不決或因而遂罷未嘗有一人果斷而決行之此皆

論之太詳而畏之太甚之過也夫禮之大意存乎明天下之分嚴君臣篤父子形孝弟而顯仁義也今不幸去聖人遠有如毫毛不合於三代之法固未害其為明天下之分也所以嚴君臣篤父子形孝弟而顯仁義者猶在也今使禮廢而不修則君臣不嚴父子不篤孝弟不形仁義不顯反不足重乎昔者西漢之書始於仲舒而至於劉向悼禮樂之不興故其言曰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殺傷今吏議法

筆則筆削則削而至禮樂則不敢是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也而范曅以為樂非夔襄而新音代作律謝皋蘇而法令亟易而至於禮獨何難歟夫法者末也又加以慘毒繁難而天下常以為急禮者本也又加以和平簡易而天下常以為緩如此而不治則又從而尤之曰是法未至也則因而急之甚矣人之惑也平居治氣養生宣故而納新其行之甚易其過也無大患然皆難之而不為悍藥毒石以搏去其疾則皆為之此天下之公

患也嗚呼王者得斯說而通之禮樂之興庶乎有日矣推明董仲舒劉向之意以立言雖未嘗於漢書禮樂志外別有發明然固古今要論亦足見其所述之知所擇也雖然論則要矣而自董劉以後迄於蘇軾千餘年而三代之禮不可作自蘇軾迄於今又將千年而要亦無異於董劉時者豈其間遂無豪傑有意之主博學多識之臣讀董仲舒劉向蘇軾之論而慨然興起者乎而何以寂爾也葢禮者動於五性之中而貫徹於五倫之内

即是率性盡倫之實事而非别有繁文曲節之可言也是故五性盡而五倫明五倫明而天下治而禮在其中矣基諸深宮之中達諸海隅之遠非一手一足之烈一時一事之間所可得志故曰禮樂百年而後興必也元首明而股肱良立綱陳紀始正其大而漸及其細子孫相承守其已善而補其未善使人人自得其性自叙其倫則舉其所已行之成迹而載之典册曰禮也云爾記曰王者治定制禮豈治定之後别聚文學之士篹輯一

書謂之制禮哉凡其治定之迹皆可以為禮而世守之也若於率性盡倫之大未知如何而專取周旋揖讓升降俯仰之文命之為禮欲四海之大莫不遵而行之宜其議之如聚訟而頌之海內詔書來但挂壁也劉向曰禮以養人刑以殺人制刑則不忌制禮則不敢是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也信已然此養人之禮制之朝廷而行之四海四海不行則將任之乎抑刑之也必曰刑以弼教矣然則民之多辟業已不勝其法網之容忍又

為是周旋揖讓升降俯仰之繁文末節而階之為禍乎如曰任之則所為制禮者不過宇内多此數卷文字而亦不足以養人矣然則禮固不可為為之其必無日乎曰事在勉强而已率性盡倫不可一刻廢則何嘗一刻不為禮也若其可以成之為一代之禮而足當為國以禮之目則非可以斮其名而飾其貌者也且記固曰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矣乃漢唐以來雖三公可朝爵邑而夕罪隸至於儀節之末則襏襫之夫皆欲其奉行

則已非禮也已無怪其不能行而爲具文也誠使君公士大夫相與納身軌物朝夕講貫而修習之且勿責之庶民及其至也上行下效萬民自有馴致之勢焉此其所當勉强者也

既醉備五福論

君子之所以大過人者非以其智能知之彊能行之也以其功興而民勞與之同勞功成而民樂與之同樂如是而已矣富貴安逸者天下之所同好也然而君子獨享焉享之而安天下以為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富貴安逸者凡以庇覆我也貧賤勞苦者天下之所同惡也而小人獨居焉居之而安天下以為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貧賤勞苦者凡以生全我也夫然故獨

享天下之大利而不憂使天下為已勞苦而不怍耳聽天下之備聲目視天下之備色而民猶以為未也相與禱祠而祈祝曰使吾君長有吾國也又相與詠歌而稱頌之被於金石溢於竹帛使其萬世而不忘也嗚呼彼君子者獨何修而得此於民哉豈非始之以至誠中之以不欲速而終之以不懈歟視民如視其身待其至愚者如其至賢者是謂至誠至誠無近效要在於自信而不惑是謂不欲速不欲速則能久久則功成功成則易

懈君子濟之以恭是謂不懈行此三者所以得之於民也三代之盛不能加毫末於此矣既醉者成王之詩也其序曰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而説者以為是詩也實具五福其詩曰君子萬年壽也介爾景福富也室家之壼康寧也昭明有融攸好德也高朗令終考終命也凡言此者非美其有是五福也美其全享是福無有是樂而天下安之以為當然也夫詩者不可以言語求而得必將深觀其意焉故其譏刺是人

也不言其所為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車服之美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也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是也其頌美是人也不言其所為之善而言其冠佩之華容貌之盛而民安之以見其無媿也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是也故既醉者非徒享是五福而已必將有以致之不然民將盻盻焉疾視而不能平又安能獨樂乎是以孟子言王道不言其他而獨言民之聞其作樂見其田獵而欣欣者此

可謂知本矣

至誠不欲速不懈三語聖學聖治之本矣然而本之中又有本焉使無以實見乎天理民彝之極致萬事萬物之當然則雖愛民發於至誠而愛之轉以害之加以自信而不惑歷久而不懈豈不滋病乎神宗之青苗等法實欲利國利民非有私也特以不明物理不達人情愈至誠愈不欲速愈不懈愈謬以千里故大學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既醉備五福而以昭明有

融為攸好德非此之謂歟

詩論

自仲尼之亡六經之道遂散而不可解葢其患在於責其義之太深而求其法之太切夫六經之道惟其近於人情是以久傳而不廢而世之迂學乃欲曲為之説雖其義之不至於此者必彊牽合以為如此故其論委曲而莫通也夫聖人之為經惟其禮與春秋合然後無一言之虛而莫不可考然猶未甞不近於人情至於書出於一時言語之間而易之文為卜筮而作故時亦有所

不可前定之説此其於法度已不如春秋之嚴矣而况詩者天下之人匹夫匹婦羈臣賤隸悲憂愉佚之所為作也夫天下之人自傷其貧賤困苦之憂而自述其豐美盛大之樂上及於君臣父子天下興亡治亂之迹而下及於飲食牀笫昆蟲草木之類蓋其中無所不具而尚何以繩墨法度區區而求諸其間哉此亦足以見其志之無不通矣夫聖人之於詩以為其終要入於仁義而不責其一言之無當是以其意可觀而其言可通也

今之詩傳曰殷其雷在南山之陽出自北門憂心殷殷揚之水白石鑿鑿終朝采綠不盈一掬瞻彼洛矣維水泱泱若此者皆興也而至於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南有樛木葛藟纍之南有喬木不可休息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喓喓草蟲趯趯阜螽若此者又皆興也其意以為興者有所象乎天下之物以自見其事故凡詩之為此事而作其言有及於是物者則必彊為是物之說以求合其事蓋其為學亦已勞矣且彼不知夫詩之體固有比

矣而皆合之以為興夫興之為言猶曰其意云爾意有所觸乎當時時已去而不可知故其類可以意推而不可以言解也殷其雷在南山之陽此非有所取乎雷也蓋必其當時之所見而有以動乎其意故後之人不可以求得其說此其所以為興也嗟夫天下之人欲觀於詩其必先知比興若夫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是誠有取於其摯而有别是以謂之比而非興也嗟夫天下之人欲觀於詩其先知夫興之不可與比同而無强為之說

以求合其當時之事則夫詩之意庶乎可以意曉而無勞矣

分別比興千古定論若夫雎鳩摯而有別謂是比而非興猶是沿習詁訓而未思也關雎只是興聞其關關和鳴見其在河之洲因以起興云爾其謂摯而有別正軾所謂刻求之過昔人不云乎雎鳩既是鶚類不應以凶殘猛鷙之鳥比淑女君子矣若其所稱書出於一時之語言易不若春秋之謹嚴語頗率爾讀者節取焉可也

儲欣曰如漢唐注疏云云是古序所謂詩有六義者蚤缺其一矣前後相沿不悟得明眼人拈出然後六義具而詩教明其有功經籍如此徒竊蘇張之緒餘者能乎哉亦好詆之過也

禮論

昔者商周之際何其為禮之易也其在宗廟朝廷之中籩豆簠簋牛羊酒醴之薦交於堂上而天子諸侯大夫卿士周旋揖讓獻酬百拜樂作於下禮行於上雍容和穆終日而不亂夫古之人何其知禮而行之不勞也當此之時天下之人惟其習慣而無疑衣服器皿冠冕佩玉皆其所常用也是以其人入於其間耳目聰明而手足無所忤其身安於禮之曲折而其心不亂以能深思

禮樂之意故其廉恥退讓之節睟然見於面而盎然發於其躬夫是以能使天下觀其行事而忘其暴戾鄙野之氣至於後世風俗變易更數千年以至於今天下之事已大異矣然天下之人尚皆記錄三代禮樂之名詳其節目而習其俯仰冠古之冠服古之服而御古之器皿傴僂拳曲勞苦於宗廟朝廷之中區區而莫得其紀交錯紛亂而不中節此無足怪也其所用者非其素所習也而彊使焉甚矣夫後世之好古也昔者上古之世

葢嘗有巢居穴處汙樽抔飲燔黍捭豚蕢桴土鼓而以為是足以養生送死而無以加之者矣及其後世聖人以為不足以大利於天下是故易之以宮室新之以籩豆鼎俎之器以濟天下之所不足而盡太古之法惟其祭祀以交於鬼神乃始薦其血毛豚解而腥之體解而爓之以為是不忘本而非以為後世之禮不足用也是以退而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以極今世之美未聞其牽於上古之說選愞而不決也且方今之

人佩玉服黻冕而垂旒拱手而不知所為而天下之人亦且見而笑之是何所復望於其有以感發天下之心哉且又有所大不安者宗廟之祭聖人所以追求先祖之神靈庶幾得而享之以安卹孝子之志者也是以思其平生起居飲食之際而設其器用薦其酒食皆從其生以冀其來而安之而後世宗廟之祭皆用三代之器則是先祖終莫得而安也葢三代之時席地而食是以其器用各因其所便而為之高下大小之制今世之禮

坐於牀而食於牀上是以其器不得不有所變雖正使三代之聖人生於今而用之亦將以為便安故夫三代之視上古猶今之視三代也三代之器不可復用矣而其制禮之意尚可依倣以為法也宗廟之祭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薦有以存古之遺風矣而其餘者可以易三代之器而用今世之所便以從鬼神之所安惟其春秋社稷釋奠釋菜凡所以享古之鬼神者則皆從其器葢周人之祭蜡與田祖也吹葦籥擊土鼓此亦各從其

所安耳嗟夫天下之禮宏闊而難言自非聖人而何以處此故夫推之而不明講之而不詳則愚實有罪焉惟其近於正而易行庶幾天下之安而從之是則有取焉耳

軾與二程同在元祐朝伊川好用古禮軾意不然兩家弟子遂至互相抗侮竟成洛黨蜀黨之目元豐羣小方睒睒伺隙而諸賢不悟自相謗毀至紹聖初乃盡竄嶺海可哀也夫禮者何仁之見諸行事者也禮有古今仁

亦有古今耶苟可以達吾之仁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閒是則為禮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軾之論實有得乎禮之意雖聖人復起不易者也雖然仁之難成久矣必協於無過不及之中而後禮具而仁以昭然則雖有聖人亦不能不監於往古之成憲以求其無過不及之中也明矣縱或信古太篤泥古太深要亦不失為古訓是式威儀是力之君子而軾虐謔之樂聞軾說者遂於好用古禮之人如見怪物焉則又豈禮也哉洛黨

不能堪於是朱光庭賈易輩遂以謗訕朝廷誣軾等則更為至無禮而大不仁也已讀軾禮論軾之本意自明洛蜀兩家得失之故亦具可考軾不云乎推之而不明講之而不詳則愚實有罪焉然則軾又何嘗謂古禮可盡廢哉

論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

春秋之文同其所以為義異者君子觀其意之所在而已矣先儒之論閏月不告朔者牽乎猶朝於廟之説而莫能以自解也春秋之所以書猶者二曰如此而猶如此者甚之之詞也辛巳有事於太廟仲遂卒於垂壬午猶繹是也曰不如此而猶如此者幸之之詞也不郊猶三望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是也夫子傷周道之殘缺而禮樂文章之壞也故區區焉掇拾其遺亡以為其全

不可得而見矣得見一二斯可矣故書曰猶朝於廟者
傷其不告朔而幸其猶朝於廟也夫子之時告朔之禮
亡矣而有餼羊者存焉夫子猶不忍去以志周公之典
則其朝於廟者乃不如餼羊之足存歟公羊傳曰曷為
不言告朔天無是月也穀梁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
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而皆曰猶者可以已
也是以其幸之之詞而為甚之之詞宜其為此異端之
說也且夫天子諸侯之所為告朔聽政者以為天歟為

民歟天無是月而民無是月歟彼其孝子之心不欲因閏月以廢喪紀而人君乃欲假此以廢政事歟夫周禮樂之衰豈一日之故有人焉開其端而莫之禁故其漸遂至於掃地而不可救文十六年夏六月公四不視朔公羊傳曰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故夫有疾而不視朔者無疾而不視朔之原也閏月而不告朔者常月而不告朔之端也聖人憂焉故謹而書之所以記禮之所由廢也左氏傳曰閏以

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而杜預以為雖朝於廟則如勿朝以釋經之所書猶之意是亦曲而不通矣據論語以駁公穀其解甚確

宋襄公論

魯僖公二十二年冬十月一日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師敗績春秋書戰未有若此之嚴而盡也曰宋公天子之上公宋先代之後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非列國諸侯之所敢敵也而曰及楚人戰於泓楚夷狄之國人微者之稱以天子之上公而當夷狄之微者至於敗績宋公之罪葢可見矣而穀梁之傳以為文王之師不過是學者疑焉故不可以不辨宋襄公

非獨行仁義而不終者也以不仁之資盜仁者之名爾齊宣有牽牛而過堂下者曰牛何之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夫舍一牛於德未有所損益者而孟子與之以王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三代之所共也而宋襄公執鄫子用於次睢之社君子殺一牛猶不忍而宋公戕一國君若犬豕然而忍為之天下孰有不忍者耶泓之役身敗國衂乃欲以不重傷不禽二毛欺諸侯人能紾其兄之臂以

取食而能忍飢於壺飧者天下知其不情也襄公能忍於鄫子而不能忍於重傷二毛此豈可謂其情也哉桓文之師存亡繼絶猶不齒於仲尼之門況用人於東鬼以求霸而謂王者之師可乎使鄫子有罪而討之雖聲於諸侯而戮於社天下不以為過若以喜怒興師則秦穆公獲晉侯且猶釋之而況敢用諸淫昏之鬼乎以愚觀之宋襄公王莽之流襄公以諸侯為可以名得王莽以天下為可以文取也其得喪小大不同其不能欺天

下則同也其不鼓不成列不能損襄公之虐其抱孺子而泣不能葢王莽之簒使莽無成則宋襄宋襄得志亦一莽也古人有言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襄公行王者之事猶足以當桓公之師一戰之餘救死扶傷不暇此獨妄庸耳齊桓晉文得管仲子犯而興襄公有一子魚不能用豈可同日而語哉自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死而論定未有如宋襄公之欺於後世者也

儲欣云宋襄舉動煩擾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的與

王莽一轍然吾謂五霸列宋襄此相傳之謬說其實非也五霸若并前世言之周止有二焉齊桓晉文而已若據孟子書專指春秋亦二百四十年間自有五霸與襄無與也蓋自同盟幽而齊霸戰城濮而晉霸封殽尸而秦霸殺陳夏徵舒而楚霸三駕楚九合諸侯而晉復霸然則所謂五霸者齊桓晉文也秦穆楚莊也晉悼也宋襄何有哉坡公謂其盜仁者之名吾謂其并盜霸者之名而不可以不辨矣欣意謂軾只辨宋襄不足為霸而

不知五霸中實無宋襄也今按杜預注左傳謂夏霸昆吾商霸大彭豕韋周霸齊桓晉文或曰齊桓晉文宋襄秦穆楚莊趙岐注孟子用杜預後説荀子稱五霸謂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踐顔師古注漢書則謂齊桓宋襄晉文秦穆吳夫差歷代諸説本自不同欣意去宋襄用晉悼者則以左傳有晉復霸之辭也晉悼之霸何休謂霸不過五不許其霸孔穎達謂霸者强國為之其數何有定限斥休為鄉曲之學孔意霸不妨於有六晉

悼自在五霸之外則欣斥宋襄登晉悼以就五數此其立論之本也間嘗論之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夫桓文一世之所矜尚而仲尼之徒至不以挂齒豈矯異若是夫亦曰君臣之義自是漓焉爾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國天子之國也民天子之民也天子使有其國牧其民以守其世祀而乃摟諸侯以伐諸侯陽以尊王室為名而陰以行自雄自長之計逢王室之不造天子僅亦守府乃如其意而與之以長諸侯

是不臣之漸也非君臣之義也夫君臣之義窮天地亘萬古而不變者豈曰將以天下奉一人哉葢必如是而後乾坤清夷自橫目之民下逮於肖翹之屬始各有所安其食息耳有或為之亂階聖人斷斷乎絶之其為斯世斯民計至深遠也自天下為郡縣以後使有藩鎮之屬為桓文之事者出焉則不待遠識之士而知議其非矣三代公侯伯子男奉天子之命以收其土與民若其與今之督撫守令有異制耳豈有異義焉乃挾天子以

今諸侯自稱為霸則腐儒猶津津稱道之何異朝四而暮三衆狙皆喜乎然則霸之為名即非懿稱宋襄之不足為霸固矣而欣謂其并盜霸者之名猶以此為美名而有所吝惜則亦猶有蓬之心也鄭康成曰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霸把也言把持天子之政教也夫把持天子之政教豈仲尼之徒所忍言者乎軾述古語謂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此語雖出自古尤不可以訓王霸殊途猶東西南北之異轍安得圖王不成而能霸夫有

天下為天子者果其圖王則孟子謂保民而王莫之能禦矣豈有不成僅霸之理非天子也非有天下也則又何得圖王圖王者非即所為亂臣乎足以霸則然矣王其可成哉夫王霸之辨不明則君臣之義不著其為世道人心害非細故也

聖祖御評
推極根柢妙
有發揮

伊尹論

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
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
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辨者矣今夫匹夫
匹婦皆知潔廉忠信之為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之
其知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惟其所爭者止於
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
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

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辨
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
辨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
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
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
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
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
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天下弗受也夫天下

節天夫則於不以

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為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為之芥蔕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為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敘書至於舜禹臯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以大服

一所下之十其之不

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為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為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為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於天下一為希濶之行則天下羣起而誚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為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

王世貞曰伊尹事功莫大於相湯又莫難於相太甲

放之復之而人不疑其耕莘之心即素取信於人故也論伊尹者無踰此篇

王志堅曰周公之流言豈其素不如伊尹哉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是亦不易之論也

周公論

論周公者多異說何也周公居禮之變而處聖人之不幸宜乎說者之異也凡周公之所為亦不得已而已矣若得已而不已則周公安得而為之成王幼不能為政周公執其權以王命賞罰天下是周公不得已者如此而已今儒者曰周公踐天子之位稱王而朝諸侯則是豈不可以已耶書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又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又曰

周公曰王若曰則是周公未嘗踐天子之位而稱王也周公稱王則成王宜何稱將亦稱王也將不稱耶不稱則是廢也稱王則是二王也而周公何以安之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儒者之患患在於名實之不正故亦有以文王為稱王者是以聖人為後世之僭君急於為王者耶天下雖亂有王者在而已自王雖聖人不能以服天下昔高帝擊滅項籍統一四海諸侯大臣相率而帝之然且辭以不德惟陳勝吳廣乃囂囂乎急於自王而

謂文王亦為之耶武王伐商師渡孟津會於牧野其所以稱先君之命命於諸侯者葢猶曰文考而已至於武成既以柴望告天百工奔走受命於周而後其稱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勲由此觀之則是武王不敢一日妄尊其先君而況於文王之自王乎詩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是亦追稱而已矣史記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夫田常之時安知其為成子而稱之故凡以文王周公為稱王者皆過也是資後世之篡君而為之藉也

陳賈問於孟子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不知是不知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從孟子之說則是周公未免於有過也夫管叔之叛非逆也是其知不足以深知周公而已矣周公之誅非疾之也其勢不得不誅也故管蔡非所謂大惡也兄弟之親而非有大惡則其道不得不封管蔡之封在武王之世也武王之世未知有周公成王之事苟無周公成王之事則管蔡何從而叛周公何從

而誅之故曰周公居禮之變而處聖人之不幸也

此與歐陽修泰誓論明文武周公之心並為扶翼君臣大義之至文抉浮雲掃蒙景昭昭然揭日月以行者也

御選唐宋文醇卷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唐宋文醇卷四十二目録

眉山蘇軾文五

論

御選唐宋文醇卷四十二

眉山蘇軾文五

荀卿論

評　性惡誠荀術之偏此但言之理評非苛論

甞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

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為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為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為夫子之所悦顔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為後世必有不能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為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為非常可喜之論要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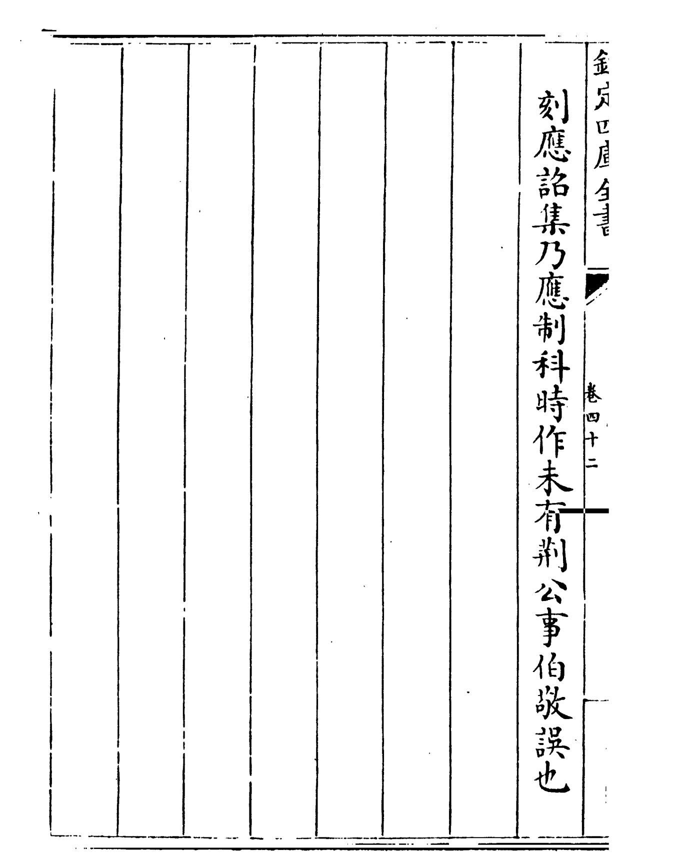
於不可易也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讐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為異説而不讓敢為髙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必也剛

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為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絶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歴詆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

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為哉

軾謂李斯破壞周公之井田然井田之廢不自斯始且井田昉於虞夏亦不得屬之周公此語蓋軾少作未檢點處不可為法

王志堅曰鍾伯敬謂長公此論為荊公作柰公此論



刻應詔集乃應制科時作未有荆公事伯敬誤也

聖祖御評
道德刑名之利害所見朗徹而辭筆亦沉鷙絕倫

韓非論

聖人之所為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為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

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嚴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夫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浮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

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懐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為其説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唯吾之所為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敢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

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為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為申韓由三代之衰至於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為之所也

老子無為清靜莊列一死生解外膠皆所謂遊乎方之外者其與釋氏不以中西而異人誠能識心達本源則

酬酢萬變正其無為清靜也竭力致身正其一死生解外膠也豈曰卒歸於無有哉且三界惟心不落有無若其分别諸相則言無我者有之矣奚嘗曰無人而謂殺人不足以為不仁哉無我故堯舜事業如浮雲之過太虛也所為廓然無聖也有人故堯舜其猶病諸也所為有一衆生未度不敢成佛也申韓反是其於我也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其於人也盡世界之人摩頂放踵以利我而亦為之此正逆天地之性拂萬物之情豈特周

孔之所不容正與釋老莊列氷炭不同者雖然孔子言之矣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猶夫跕有蹼者飛不髙跕無蹼者走必躍也盜賊殺人固不得歸咎於古聖之作刀劍然而殺人之器必由刀劍矣二氏之書日在宇宙不能免中人以下者之誤讀則軾此論亦有所裨補歟昔我

世宗憲皇帝有言果能了脫生死則忠必真忠孝必真孝如其不然而徒有見於生無足愛死無足畏則中庸所

謂小人而無忌憚者必其人矣大哉

聖言可息千古之聚訟也

胡居仁曰言非之慘刻由老莊以虛無輕天下來亦

本太史公原道德之意而發與論李斯禍由荀卿同

一公案

聖祖御評
以忍字作骨而出以快筆豈子瞻胸中先有此一段議論乃因留侯而發之耶

留侯論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鬭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恠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

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荆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之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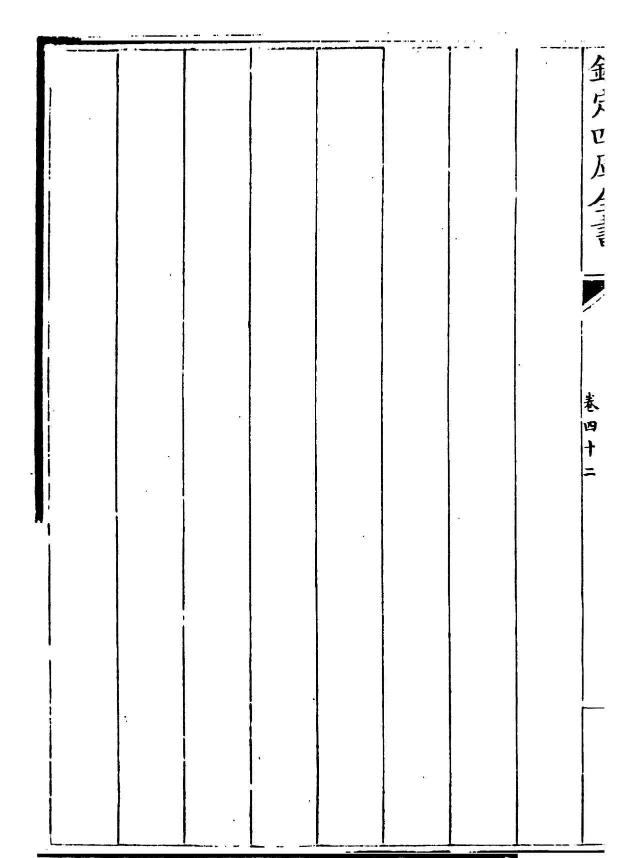
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捨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

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斃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為子房歟

子房自以五世相韓盡散家財求壯士為韓報讐狙擊始皇於博浪沙中儻使其時真中始皇子房必與始皇俱死而其時斯高之謀未萌扶蘇尚在恬毅諸將無恙秦國未可亡也雖其忠肝義胆震動天地而自達者視之其行事不猶孺子之為乎子房本豪族公子其時尚少未嘗學問而秦法挾書者棄市意其時如東序所陳之大訓列國紀載之嘉言民間蕩然無存圯上老人當必有所藏者如魯壁之類度子房可授故出以授子房

子房得閒所以定天下為帝王師之道佐高帝滅無道秦而韓之讐果以報矣惠文之世學校未興而書遂無傳於後世耳後世疑為神怪謂所授之書必用兵之術則又與兒童之見無異漢高之取天下也定三秦之後子房始歸漢五年之内頼韓信東取齊北取趙諸侯並叛羽羽食盡乃一舉而滅之自羽食盡以前漢高自將以與羽遇但屢敗耳此時子房不在帷幄閒乎然則子房所為定籌決勝者非摶戰之事亦明矣弔詭之士復

偽造黄石公素書三篇以實之皆可怪也



賈誼論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以有所為耶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

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荆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夏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而吾何為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之果不足與有為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

以決劉呂之雄雌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為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惟吾之所欲為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為人痛哭哉觀其過湘為賦以弔屈原紆鬱憤悶趯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夭絶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

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哲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苻堅得王猛於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以此哉愚深悲賈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生之臣則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為賈生者亦慎其所發哉

史稱神宗欲驟用軾韓琦不欲壞成例沮之軾以此終身德琦嗚呼若軾者真可謂自愛其身者歟作賈誼論宋人謂在其晚年觀軾流離顛沛至挑菜度日夕宿樹下而若將終身怡然自得與賈誼之賦鵩鳥投文弔屈原者異矣當日仁宗得軾對策退朝色喜皇后請其故曰為子孫得賢宰相以故神宗雖惑於讒未嘗不終身眷眷於軾比賈誼之見賞於文帝而終不得柄用者殆髣髴焉軾雖知命不憂乎然篇末數語俯仰古今自傷

而傷他人者至矣若夫賈誼弔屈原賦鵩鳥誠紆鬱憤悶不能見道之明驗至其哭泣歳餘而死則以梁王墜馬死而自傷為傅之無狀也賈生食人之禄忠人之事一有過誤引為已責其心且謂傅梁王而王至墜馬夭其天年則平日所自許一旦柄用可以手致太平者皆謬妄也哭泣歳餘亦死此淚當與萇叔碧血同實矣其忠厚惻怛廉節志氣之耿光可貫日月乃軾不察史氏所稱亦死者承梁王死而言而轉以此誚誼非篤論矣

梁王未墜馬死以前誼何嘗自傷不用而哭泣哉

鼂錯論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為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能免難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

必集於我昔者鼂錯盡忠為漢謀弱山東之諸侯諸侯並起以誅錯為名而天子不察以錯為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而不知錯之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抜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所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為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為天下當大難之衝

而制吳楚之命乃爲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爲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不免於禍何者已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

之以為無恐雖有百袁盎可得而間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為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擊吳楚未必無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姦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七國削亦反不削亦反削則變速而禍小不削則變遲而禍大此世所以傷錯之忠也雖然明知削之則反矣而不為備反計乎四顧羣臣既無可屬百萬兵者而可輕削之以激其反乎況有周亞夫之可屬百萬兵而不

知孰云智囊也且夫宗社者猶人之神魂也百姓者猶人之肢體也天下有殘肢體以安神魂之理乎則亦豈有殘百姓以安宗社之理也聖賢處此豈果舍激之反而滅之之外無他道乎錯亦可謂未能操刀而輕一割矣錯父曰劉氏安鼂氏危矣天下騷然京師幾喋血劉氏果足爲安哉

茅坤曰錯之誤在夙有怨於盎而欲借吳之反以誅之此殺機也鬼瞰其室矣何也以錯之學本刑名故

也

續歐陽子朋黨論

歐陽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說嗚呼國之將亡此其徵歟禍莫大於權之移人而君莫危於國之有黨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權之所歸也君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疎小人惟予言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親疎者易間而親者難睽也而君子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徼倖復用惟怨之報此其所以必勝

也葢甞論之君子如嘉禾也封殖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復蕃世未有小人不除而治者也然去之為最難斥其一則援之者衆盡其類則衆之致怨也深小者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善人為之掃地世主為之屏息譬斷蛇不死刺虎不斃其傷人則愈多矣齊田氏魯季孫是已齊魯之執事莫非田季之黨也歷數君不忘其誅而卒之簡公弒昭哀失國小人之黨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漢黨錮之獄唐白

馬之禍忠義之士斥死無餘君子之黨其易盡也如此使世主知易盡者之可戒而不可除者之可懼則有廖矣且夫君子者世無若是之多也小人者亦無若是之衆也凡才智之士銳於功名而嗜於進取者隨所用耳孔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必皆君子也冉有從夫子則為門人之選從季氏則為聚斂之臣唐柳宗元劉禹錫使不陷叔文之黨其高才絕學亦足以為唐名臣矣昔欒懷子得罪於晉其黨皆出奔樂王鮒謂范宣子

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彼欒氏乃子之勇也嗚呼宣子蚤從王鮒之言豈獨獲二子之勇且安有曲沃之變哉愚以為治道去泰甚耳苟黜其首惡而貸其餘使才者不失富貴不才者無所致憾將為吾用之不暇又何怨之報乎人之所以為盜者衣食不足耳農夫市人焉保其不為盜而衣食既足盜豈有不能返農夫市人也哉故善除盜者開其衣食之門使復其業善除小人者誘以富

貴之道使墮其黨以力取威勝者蓋未嘗不反為所噬也曹參之治齊曰慎無擾獄市獄市姦人之所容也知此亦庶幾於善治矣姦固不可長而亦不可不容也若姦無所容君子豈久安之道哉牛李之黨徧天下而李德裕以一夫之力欲窮其類而致之必死此其所以不旋踵罹仇人之禍也姦臣復熾忠義益衰以力取威勝者果不可耶愚是以續歐陽子之說而為君子小人之戒

韓范富司馬諸賢忘身為國經理天下事宵小懼不見容則屢以朋黨目之冀罔上以行其私歐陽修作朋黨論謂小人無朋惟君子有之蓋謂小人之交必以爭利而壞而君子之交必以義合而成徒欲矯當時之謬論動人主之傾聽而不自知其言之有弊也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吾

世宗憲皇帝作朋黨論深斥其非夫豈不知修之意非欲為朋黨哉特以其激烈過當之言足使讀者悞會而小

人無朋之朋方將藉口於修以亂黑白蓋凡所以斥修者正修言外之意所欲表襮於後世而未能者也軾殆亦有疑於其師之言義未圓足而不可為訓故為此續論歟蓋嘗讀大易而知文王周孔之心於朋黨實三致意也其在坤曰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謂西南者坤代乾致役之地非合衆力不足以濟故利得朋東方者受命之先北方者告成之候禀令歸功已無私焉而何有於朋類故利喪朋也其在比六三曰比之匪人謂六三

應上六上在五上志不在君故爲比之無首六三應之故爲比之匪人也其在泰之九二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包荒者寛裕温柔也用馮河者發强剛毅也不遐遺者文理密察也然必終之以朋亡然後齋莊中正而大公無我之道備上下可以交而泰否則所爲包荒之寛仁馮河之勇斷不遐遺之縝密皆不出於中正不出於中正則胥無足言矣若夫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云者戒六四以當下從三陽之

正而不當上合二陰之鄰也其在同人曰同人于野亨

于野云者猶路人也其六二曰同人於宗吝于宗云者

猶宗黨也理之在天下華夏蠻貊本為一身豈必于其

宗黨乃可以同乎同人于宗吝之道矣于野同人非廓

然大公之謂乎其在豫之九四曰由豫大有得勿疑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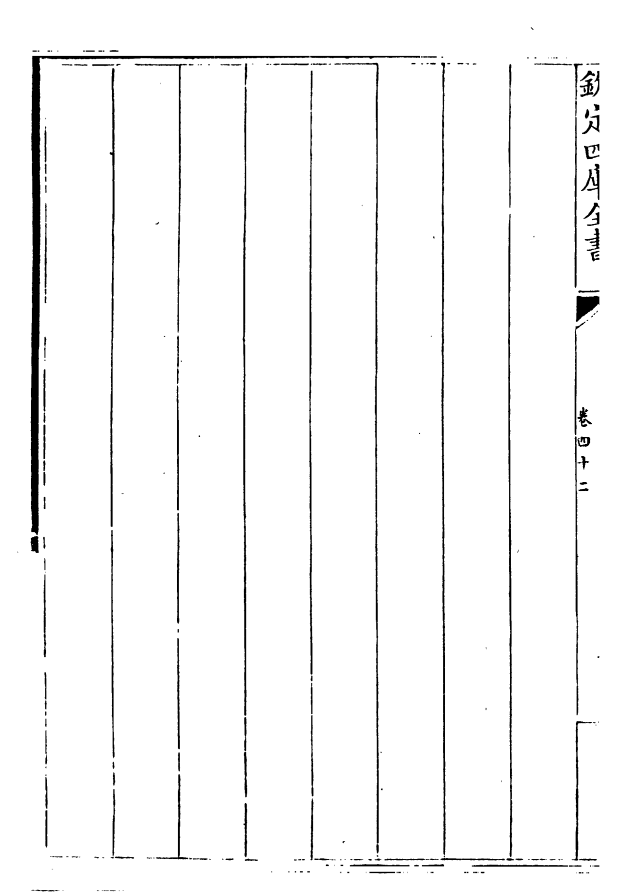
盍簪九四一陽為豫之主天下由之以豫者也任大責

重非獨力所能必得同德者以自輔非開誠布公奚以

來諸賢之益故戒以勿疑則朋盍簪也然則苟非由豫

大有得者固無所謂朋盍簪也不待言明矣其在蹇之六二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九五曰大蹇朋來六二之蹇蹇者即九五之朋也其朋於九五者匪躬之故也大蹇匪朋其奚濟然惟濟天下之大蹇者朋來而非有所私否則但以喪朋為利也其在解之九四曰解而拇朋至斯孚九四為震主解天下之難者必解去在下之小人而後君子之朋斯至解以緩難非朋奚濟解而拇者戒有所暱比也其在渙之六三曰渙其躬无悔克己復

禮仁也其躬尚渙則於人無論也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君子無一人與為羣者而惟理之是視所為渙其羣也而理者人之所同得則天下之大四海之廣無一人而非其羣也故曰渙有丘匪夷所思也所以為大羣者即其所為渙羣也六十四卦中戒朋黨者顯言之則十居二三焉若其微言之者又未可以悉數文王周孔之心於此諄諄若是然則天下之治否寧不以此為樞機乎為人君為人臣者其曷可以弗思



屈到嗜芰論

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君子曰違而道唐柳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禮之末忍絶其父將死之言且禮有齋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芰安得為道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賢者也夫豈不知為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況於將死丁寧之言棄而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於此者而奪其情也夫死生之際

聖人嚴之薨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至於結冠纓啓手足之末不敢不勉其於死生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掩義至於死生至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乎曾子有疾稱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孟僖子卒使其子學禮於仲尼管仲病勸桓公去三豎夫數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勤於道德或訓其子孫雖所趣不同然皆篤於大義不私其躬也如是今赫赫楚國若敖氏之賢聞於諸侯身為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其為陋亦

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而惟陋是聞子木其忍為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奪其情也然禮之所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不能執母之器皆人子之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命耶今薦芰之事若出於子則可自其父母則為陋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曾子寢疾曾元難於易簀曾子曰君子之愛

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若以柳子之言為然是曾元為孝子而曾子顧禮之末易簀於病革之中為不仁之甚也中行偃死視不可含范宣子盟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嗚呼范宣子知事吳為忠於主而不知報齊以成夫子憂國之美其為忠則大矣古人以愛惡比之美疢藥石曰石猶生我疢之美者其毒滋多由是觀之柳子之愛屈到是疢之美子木之違父命藥石

也哉
人倫以理治不以欲治唯其理也則與生俱生生生不
息乾坤不毁斯道不壊若其欲也則雖屬毛離裏生同
胞乳同懐而若秦越然各有所嗜不可以相通各狥其
欲則各化於物道不可見而乾坤或幾於息矣毫釐之
差千里之謬非細故也孟懿子問孝子曰生事之以禮
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天下之為人父而不欲以禮自
居者豈尠哉事之以禮則曰是不善事我也葬祭之以

禮則人又議曰是違若親之遺命也然則孔子之言亦有不可行者乎屈到嗜芰而子木不以祭亦祭之以禮而已何可議哉柳宗元非之蘇軾辨之當矣而胡友信又以軾為非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盍折衷於孔子乎